

高原的回响

姚洪双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成都的银杏叶。书桌上摊着几份泛黄的剪报，边缘已经起了毛边。我的手抚过那些铅字，每一份报纸、每一个标题都像一扇小小的门，轻轻一推，就回到了那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十八岁的年轮里挤满了汗水和憧憬。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向西爬，过了格尔木，窗外的绿意像被谁猛地抽走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粗粝的褐黄。空气开始稀薄，太阳却愈发毒辣，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刮着脸。我靠着冰凉的玻璃，怀里揣着初中毕业证和一卷没读完的《青春之歌》。

第一夜，高原反应像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头颅，太阳穴突突地跳，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粗糙的沙砾。我躺在硬板床上，瞪着漆黑的天花板，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那么急促，那么陌生。

中队的指导员是个黑瘦的四川汉子，话不多。有一天夜巡，看见我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在写什么。他蹲下来，就着光看了一眼我那歪扭的句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想家？写出来就好。咱们这儿，能写的人少。”那手掌的温度，隔着厚厚的棉衣传过来。就是那句话，像在冻土上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开始更勤地写，写哨所外盘旋的鹰，写夜里像要坠到头顶的星河，写巡逻路上突然窜过的藏羚羊惊起的雪沫。没有稿纸，就用多余的训练本背

面；钢笔冻住了，就呵口热气，揣在怀里暖一暖。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是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小，记得那篇小诗还获得三块五角钱的稿费。我捧着那张报纸，在高原灼人的日光下看了又看，墨香混着油印的气息，竟让我有些眩晕。那不是文章，那是一座桥——把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兵和远方一个能被称作“世界”的地方连接起来的桥。从此，写作不再是宣泄，而成了一种对话，一种建构。我写战友们在冰河里抢修线路，手脚冻得像胡萝卜；写藏区阿妈如何用最浓的酥油茶温暖我们冻僵的肠胃；写暴风雪夜，班长把唯一的皮大衣盖在了发烧的新兵身上……写着写着，我好像不那么孤单了，高原的严酷与壮美，战友们的沉默与热血，都找到了流淌的出口。

《战旗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刊物渐渐多了起来。铅字印出的，仿佛不只是文章，还有一个更清晰、更坚定的自己。这是无数个夜晚头痛欲裂时的坚持，是无数次退稿后咬着牙的重来，是那位默许我熬夜老指导员赐予的机缘。它更像是一种回应，当你真心真意地把生命敞开给这片土地，土地便回报你意想不到的礼物。

在党旗下宣誓时，屋外正刮着大风，血液奔涌的声音，盖过了大风的呼啸。后来，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肩上的责任重了，笔下的文字却仿佛也更有根。我不再仅仅书写个人的感怀，开始思考如何凝聚那些年轻而躁动的心。组织歌咏比赛，张罗读书会，在冰天雪地里办起简陋的板报。

看着战友们围在板报前争论一首诗的好坏，或是被某篇报道惹得眼眶发红，我感到一种比发表文章更实在的满足。身份在变，但那个伏案书写的背影，始终是内核。写作让我理解他们，而他们的故事，又反过来滋养着我的笔。这大概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是角色赋予的责任与内心热爱的共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业的命令下来时，我正在整理最后一期连队的文艺墙报。红纸剪的字，有些歪斜，在高原明净的蓝天下，却显得格外鲜艳。脱下军装，却没有离开这片眷恋的高天厚土。我被安置在甘孜州新龙县，一个同样被群山紧紧环抱的地方。岗位在变，环境里却总弥漫着熟悉的、糌粑与酥油茶的气息，还有人们脸上那高原阳刚镌刻出的真诚纹路。

在县里，我依然写着。写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如何与牦牛较劲，写乡村教师怎样用一匹马驮着一个学校的希望。手中的笔，成了我融入这片土地最自然的方式。后来，机缘巧合，调至成都军区企业管理局。从高原的寂寥广阔，骤然投身于都市的喧嚣与企业的繁杂，起初是有些失重的。办公室里没有呼啸的风声，只有电话铃响与键盘敲击声；窗外不是雪山，而是望不到头的灰色楼宇。然而，当我在企业青年职工迷茫的眼神里，看到了当年新兵连战友相似的渴望时，我知道，有些东西没变。组织活动、沟通协调，处理文案……在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书写秩序，书写人情，书写一个集体向前的轨迹。这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只不过稿纸换成了工作方案，

读者换成了身边的同事与青年。

最终，命运又将我送回了最初的痴恋——我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拿起采访本和相机的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奔赴、询问、记录、抒写。我去过震后重建的村庄，泥泞中采访满手老茧的村干部；也走访过高新企业的实验室，听年轻的科学家讲述星辰大海的梦想。笔尖流淌的，依旧是普通人的悲欢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是视野从雪域高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夕阳的余晖穿透云层，给湿漉漉的银杏叶镀上一层金边。我收起那些剪报，它们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一部无声的个人史。回首半生，从高原一兵到记者，轨迹蜿蜒，身份多重，似乎每一次转折都恰逢其时，每一步都如神助。人们常说这是我的“好运”。

但我知道，这“好运”并非天际飘来的祥云。它是最初那个在高原深夜、头痛欲裂却不肯放下笔的少年；是手握钢枪也紧握笔杆，在职责与热爱间寻找平衡的岁月；是无论身处雪域哨所还是都市楼宇，始终未曾熄灭的对理解、表达与连接的渴望。这“好运”，是我以全部的生命热忱，向世界发出的持续而诚恳的信号所换回的连绵不绝的回响。它围着我转，只因我从未停止，那笨拙而执拗的、旋转般的奔跑。

书桌一角，那块从西藏带回来的风砺石，形状不规则，却温润如玉。我把它握在手里，冰凉、沉实。这石头，历经亿万风沙磨砺，才有了这般模样。所谓“好运”，大抵也是如此——是时间、坚持与这片土地，共同完成的雕刻。

梦开始

难忘高原

赵树东

当雄鹰从头顶掠过
便激起我心中的思念
当白云亲吻那片土地
高原的景象便在我心里舒展

你看
遍地的格桑花将你的肌肤装点
一尘不染的蓝天倒映着你的脸
如玉的冰雕世界
是你最耀眼的亮点
漫天飞舞的雪花
是你变幻莫测的容颜

你离天最近
伸手可摘云朵
可触摸蓝天
晚风吹来
掀起层层麦浪
牧羊姑娘赶着羊群
唱着牧歌

这就是我心中的高原
在我心中藏了好多年
我时常被蓝天白云探进苍穹
抚摸着蓝天
白云却将思念拽进西藏高原

忘不了青稞酒的可口
舍不下的酥油茶的香甜
心中的高原
我心念念的那片天
那儿有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有我人生的辉煌灿烂
也有卓玛漂亮的笑脸

十月底，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头。尼木县吞巴镇吞普村的冬季提前来临。来自北方的我，原以为这里的冬天会跟老家一样几乎没什么事可做，不是串门，就是赶集，或者是打牌、下棋，亦或是晒太阳、话家常。在观察过一段时间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强巴遵追是2组有名的小老板，常年在拉萨承包工程，很少在村里露面。当我看到他近期正和妻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往家里搬运片石时，便上前询问，原来他平时没时间料理自家的事，趁这个冬天备足了料，准备来年建新房子。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备好了片石（建藏式房子时用于砌墙缝的小石片）和实心砖。强巴遵追告诉我，“明年藏历年过后，打算在现有房子的基础上新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藏式房，比现在的要大一倍多。但是要花不少钱，算上钢筋、实心砖、木料、水泥、沙子、人工工资等，总造价估计在35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后续的装修和买家具的钱。”当我担心是不是因为今年村里新建了6户，存在一定的攀比心理而造成负担时，强巴遵追笑了笑说，“现在国家政策好，群众手上有钱，前一段时间吞巴镇已经统计了土坯房改造国家发放补贴的项目，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要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攀比的说法。”据我了解，像强巴遵追这样正在备料、准备来年建新房的至少有4户。我开玩笑说：“你们完工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驻村工作队轮换，新房子建好了我给你们挂红。”

尼木县素有“藏文鼻祖之乡、水磨藏香之源”的称谓，而这两个美誉的源头恰恰都在吞巴镇。见惯了平日生产藏香的繁忙景象，我已经习以为常。不料经过走访以后，还是让我大吃一惊。甘丹宗藏香厂是我平日里去的最多的藏香厂，入冬以来，这里的员工明显增多。问明原因，原来是最近又有了新订单，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所以他们不得不另请员工。这笔订单交货后，紧接着还要连续生产来自拉萨某残疾机构、日喀则帕当地区的大批订单。

女主人拉姆说，“我们不愁订单，也不愁销路，只愁人为什么没有三头六臂。”尼木县藏香协会副会长白玛旦增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看吞普村不养闲人，我们这儿有句谚语——‘无事就去做藏香’，你到每家每户去转转，大家都在做藏香。”确实如此，吞普村总共164户人家，有125户在做藏香。冬天山上的水流变小了，就不再进行水磨柏木，人们将已经磨好的柏木全部做成香砖运回家储存起来制作藏香，一直持续到2月中旬。

肖广胜是广东广州人，三年前

这里的冬天不闲

马可尼



远眺

次仁桑培 摄

双线叙事与情感共鸣 ——《遥远的普若岗日》观后感

陈敬刚

